

# 取消家长护学岗不等于放弃安全守护



据媒体报道，近日多名网友在网上晒出学校的最新通知称，已取消或暂停家长护学岗，引来很多家长点赞。今年全国两会上，有全国人大代表认为，学校要落实主体责任，取消护学岗机制，“目前存在比较普遍的情况，学校有很多需要家长到校承担的工作，但家长时间也（很紧张），给家庭造成负担”。

## 莫让“考核棒”打落了城市的春天

□ 徐刚

有媒体报道，3月15日，西安市民看到未央区龙朔路有环卫工人打落行道树上的花朵。未央区城管局称，环卫工人可能考虑到落花影响工作，才打落花朵。市民将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将会协商调整考核办法，避免出现人为打落花朵的情况。

环卫工人为了路面少一点落花、考核好过关，无奈提前“斩草除根”。但细细想来，那一次次挥向花朵的竹竿，何尝不是挥向了城市管理的软肋，甚至是对形式主义考核的一记响亮耳光？

在“落花影响工作”这句简单的解释背后，隐藏着环卫工人的焦虑与无奈。如果考核指标是“路面不能有明显垃圾”，那么即便落花再美，在冰冷的评分表里也是必须清除的扣分项。试想，当清扫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自然飘落的速度，当辛勤的劳动成果随时可能被一阵风吹来的花瓣“毁于一旦”，为了保住微薄的薪水，是选择没日没夜地跟在树后面扫，还是选择从源头上“消灭”问题？对于处于管理链条末端的环卫工人而言，后者似乎成了一种“理性”却荒诞的求生之道。

这荒诞的一幕，与那些为了应付检查而“自扔自捡”摆拍的画面何其相似，与那些为了“以克论净”而用高压水枪冲落叶的做法如出一辙。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病灶：当城市管理异化为简单

的数据考核，当“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退化为“唯指标论”的冰冷执行，那么，美丽的落花便不再是春天赠予的诗意，而是影响政绩的“垃圾”；行道树也不再是生态景观，而是制造麻烦的“污染源”。

这种“一刀切”的考核背后，往往隐藏着懒政思维。当地街道办承诺“调整考核办法”，态度值得肯定。但更该追问的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考核办法，究竟该如何调整？如果考核的指挥棒依旧只盯着“瞬时可视的垃圾量”，而忽略了城市应有的生态周期和人文温度，那么即便今天保住了这一树繁花，明天也可能会有其他“不符合规定”的美好被悄悄扼杀。

城市管理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打造一个毫无生气的“无菌实验室”。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应当是既干净整洁，又能容得下“秋风扫落叶”的意境，容得下“春日拂花海”的浪漫。我们的考核机制，应当给自然之美留出足够的空间，给环卫工人留出合理的弹性。

花开花落，都是美景。环卫工人挥杆打花，不仅打落了城市的美感，也打落了管理者的温情。

希望这一事件能成为一面镜子，照见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积弊。千万别让冰冷的考核尺子，量碎了城市的诗意，也别让一线劳动者的汗水，白流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内耗中。

## 声音要被清晰听见，听力也应被温柔保护

□ 何勇海

不知从何时起，全国各地校园被一种嗡嗡声所攻陷。十多年前也许还算鲜见的“小蜜蜂”等随身扩音器，如今已成为绝大多数教师的讲台“标配”。记者走访发现，广州、东莞等地已有学校提倡教师尽量用肉嗓授课，部分省市更曾出台相关意见规范“小蜜蜂”的使用。在教育圈，是否使用“小蜜蜂”授课这一话题也反复引发热议。

要承认，不少教师使用“小蜜蜂”等随身扩音器上课，是无奈之举。正如一些老师所说，肉嗓授课当然是每个老师的第一选择，但再好的嗓子也扛不住高频次使用。

长期以来，患慢性咽炎、慢性喉炎等职业病的老师不在少数，更有甚者，有的老师因长时间用嗓，声带长出息肉，不得不进行手术。有人建议老师学会科学护嗓、科学发声，但并非所有老师都会科学护嗓、科学发声，一些老师即使出身师范专业，也并未受过专业的发声训练，这些老师只得以授课效果为第一出发点，选择使用“小蜜蜂”。

当然，随着“小蜜蜂”成为越来越多老师的“护嗓利器”，其他问题随之而来。最大问题是伤害师生听力。据专家介绍，教室前排的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离“小蜜蜂”最近，若长时间受分贝较高的扩音设备冲击，其内耳毛细胞易被损伤，这种损

伤往往不可逆。有的老师也觉得，戴着“小蜜蜂”连续上课耳朵会“嗡嗡作响”，不少同事听力下降，出现“空耳”等情况。

另一问题是扰乱校园声场。在有的学校，有时几个班的老师同时使用“小蜜蜂”上课，为压过隔壁班，老师只能把音量越调越大，课堂成了一场“分贝大战”。

因此，对于校园“小蜜蜂”，有人主张禁止使用，有人主张不必强行禁止。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用不用，而在怎么用，必须跳出“用”与“禁”的二元对立，来切实解决问题。

要对使用“小蜜蜂”进行规范引导，如老师在患有咽炎、喉炎期间可使用，上课学生超过一定人数时的大课可使用，尽量降低音量，在师生对话时不形成“师强生弱”的声音压力。更理想的方案是优化教室声场环境，安装均匀分布的扩音系统。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将科学发声、嗓音保护课程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又如，推动教学改革，增加小组讨论、项目制学习、探究式学习等形式，让教师的声带得到适时休息，而非“满堂灌”。再如，推行小班化教学，班级小了，教师用肉嗓授课，后几排学生就能听见了。

让老师的声音被清晰地听见，让学生的听力被温柔地保护，这才是教育应该追求的双赢。

## 必须从根本上纠偏“被自愿”

取消护学岗，为家长减负，无疑是件好事。据报道，无锡新吴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复称，家长护学岗原本就不是强制的，是否取消还请以每个学校的具体通知为准。言下之意，护学岗本来就不是硬性要求，但现实操作中又是如何？

近些年，一些学校在推行护学岗时，表面上说是家长自愿参与，实际不免会出现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情况。这一点，从留言区里的网友吐槽中就可可见一斑：通过班级群接龙、家委会排班、语言暗示等方式施压，让家长不敢当“出头鸟”，担心孩子被老师区别对待。

扪心自问，谁会不关心自家孩子的安全？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家长在时间和精力的前提下，为学校周边交通安全助一把力，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被强制参与，家长不得不请假

“护学”，就已经走向异化了。因此，必须从根本上纠偏“被自愿”的家长护学岗，让孩子上学不给家长增加额外负担。

同时，取消家长护学岗，不意味着放弃校门口的安全守护，而是将安全责任回归专业主体，构建更科学、可持续的防护体系。毕竟，在学生放学高峰期，学校门口交通环境复杂，仍需要及时疏导，对孩子的安全负责。对此，应持续提升城市交通综合治理能力，用技术手段弥补人力缺口；探索市场合作机制，聘请专业力量提供服务；提供适当补贴，将“强制家长”转为“自愿社会参与”，拓宽护学队伍来源。

家长们对护学岗的减负诉求值得倾听，接下来，如何更好为孩子们的安全保驾护航，不妨多听听社会公众的建议，把“护学”的好事办好。

## 这一“形式”能取消就取消

家长护学岗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临时性的岗位，家长大多不可能接受必要的岗前培训，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护学”。从笔者个人的经历来说，光站在校门口就有些尴尬和茫然，不知道该做什么。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都是匆匆而过，并不需要引导或帮助；万一遇到突发情况，恐怕也不知如何应对。

实际上，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在地处交通复杂路段的学校上下学时间，公安机关应当根据需要部署警力或者交通协管人员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也就是说，交警部门会根据需要在上下学高峰期设置民警“护学岗”，保障孩子们的安全。此外，学校安保人员当然也应承担起维护校门口交通秩序、保障学生安全入校的职责。这些才是更为专业而可靠的护学力量。

简而言之，维护校门口的安全并不是家长的义务，也不是家长擅长的领域，家长护学岗既增加了家长负担，效果往往也很鸡肋。也正因如此，近年来，许多家长在网上吐槽家长护学岗“形式大于实效”，呼吁取消这一安排。

之前，各地教育部门也曾多次回应：家长护学岗由家长自愿参与，不得强制。问题在于，在实际执行中，“自愿”往往会异化为“被自愿”。新学期，多所学校明确取消家长护学岗，以“快刀斩乱麻”之势解决家长的痛点，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必须强调的是，取消家长护学岗，并不意味着对“校门口安全”的放松。家长护学岗取消了，公安机关、学校安保部门仍要以专业力量守护学生安全，护学之网只能织得更密、更牢。

此外，不参与护学岗，也不意味着家长毫无可为，平时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接送孩子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积极配合学校的交通安排和指引，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都是在为校园安全添砖加瓦。真正有意愿、有能力的家长想要参与学校护学工作，也可以量力而行。

总而言之，家、校、社协同合作，群防群治，共同的目标是守护孩子们的安全。至于家长护学岗这一形式，能取消就取消了吧。

综合红星新闻、澎湃新闻等  
(磊言 整理)